

鐵、血、詩鎔鑄而成的生命之舟

紀剛的遼河人生，依舊滾滾

文·攝影／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

說起《滾滾遼河》，只要成長於六、七〇年代者，幾乎可說是無人不知、無人不曉。進過日本人的大牢，走過死亡的幽谷，紀剛秉持著「活著，就是勝利」的信念，在餘生寫出《滾滾遼河》，善盡一個「倖存者」的責任，見證時代的光明與黑暗，寫下光明與黑暗並存的時代。

讓那些足登共產黨的高跟鞋，面抹國民黨的胭脂，身著各黨各派的彩衣，口唱無黨無派的戲劇的搖身善變的人們，歌詠他們「地下工作」的功績吧！我們這一群是一無所有的，假若讓我勉強說，也只有說說我們僅有的「厄運的五月」。

——紀剛·〈厄運的五月〉（1946.5.10）

一個如常的星期天早晨，不期然地，手機傳來一通被截成三段的簡訊：

慶華：收到妳的信和照片，爸爸好高興，……不同立場會有不同作法，也有不得不作的苦衷及無奈，我爸有他軟弱的地方，他的一生可以當我們的鏡子，希望妳能由此鏡子看到人生……。趙婷。

趙婷是一位小兒科醫師，她的父親名叫趙岳山；趙岳山是誰？——除了是一位曾經在台南市府前路執業的醫師，他還另有一個身份，那就是寫下著名抗戰小說《滾滾遼河》的作家——紀剛。

他的「覺覺團」歲月

出身於遼陽北大荒的農家，紀剛從小跟著祖父母住在鄉下，是家中最受寵愛的長孫；10歲那年，東北發生九一八事變，當街頭傳來「瀋陽被日本人佔領」的消息時，祖父氣憤地吶喊：「中國人怎麼可以當亡國奴！」這個事件讓年幼的紀剛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，回溯起這段往事，他相信當時祖父的國家觀念已經在他心中埋下了愛國的種子。

隨著日本入侵漸甚，全家遷居省城避難，紀剛說，幸賴此一機緣，才讓他有書可唸，而不用留在鄉里下田、過著撿糞、掃街、放羊的日子。進入中學之後，內在的文藝細胞開始蠢動，自幼嗜讀四書五經與新舊小說的紀剛，在「苦悶的十六歲」曾經創下一年讀完一百本書的紀錄；那時候的他很受兩個新興學科吸引——玄學心理學和科學心理學，雖然對人類的心理有興趣，但是他卻認為要研究人的心理之前應該要先瞭解其生理，「因為」，他說：「人類是『生物人』和『理靈人』的綜合體，同時具有『生物性』和『理靈性』，生物性為生物本能的慾望，理靈性則是後天養成的道德觀」，因此，「我是為了研究人的生理才去投考醫學院，而不是一開始就以行醫為職志。」由於時局不穩，他無法



寫下著名抗戰小說《滾滾遼河》的作家紀剛，如今已是90高齡的長者。

投考心儀的清華大學，故決定進入遼寧醫學院的醫科就讀。在醫學院期間，高中學長將校內的地下抗日組織「覺覺團」書記長介紹給紀剛認識，由此開啟他一生中壯烈、激情而驚心動魄的時光。

成立於1940年的「覺覺團」，取「先知覺後知，先覺覺後覺」之意命名，是一個主要由滿洲的建國大學和中國留日學生組成的「反滿抗日」團體；部分領導人起先在日本活動，走遍各地視察，以便掌握日本的情況，並暗中進行工作。在東北的學生則組成各式讀書會，吸收同志，宣揚抗日理念。醫學院期間，紀剛便加入覺覺團，畢業後，更從一般同志晉升為重要幹部，甚至以「黑人」——幽靈人口——的身分走進幽深的地（下）工（作）密室，參與現地抗戰。這期間，組織歷經多次打擊，更陸續有多名同志被捕，他因此成為第二代領導者。1945年的5月23日，由於集會據點遭大

肆破獲，紀剛被捕入獄，日軍施以各種酷刑，欲從其口中「取調」情報，他從寧死不屈、計畫自殺，到最後捏造名單，藉日軍之手「制裁」媚日求榮的「漢奸」……，在牢裡待了兩個多月，直到日軍投降才得以生還，此即抗日戰爭史上所稱的「五二三蒙難日」。

戰爭結束後，紀剛首先參與了國民政府接收東北的工作，隨著東北局勢日益紊亂，他由青島、而南京，最後隨國民政府來台，落腳台南，行醫四十餘年。

雖然唸的是醫學系，不過「舞文弄墨」在紀剛的世界裡一直別有天地。大學時期，他編寫了在校慶公開演出的舞臺劇劇本《虹霓》、以長篇小說《夜行人》自況地下工作不見天日的境遇，後來他將這兩部作品連同寫給同志鼓吹抗日的信件彙編為《火舌集》出版。此外，還寫過〈遼河頌〉激



抗日組織覺覺團同志合影於台南，第3排右1為紀剛，第2排右2為紀剛夫人朱驥女士。（照片提供／趙婷）

勵東北青年學子、〈牢獄之花〉銘記「五二三」的厄運，就連在日本人的大牢裡，也不忘創辦獄中刊物，與同志集體創作〈五二三紀念歌〉。

「覺覺團」的地工歲月，對紀剛來說，除了鐵的生活、血的工作，還有年輕人如火一般熊熊燃燒卻不得不偃旗息鼓的熾烈情感；種種遭遇都讓他畢生刻骨銘心，也促使他發願要為這段歲月留下紀錄和註腳。儘管，「我們從不訴說我們遍體的創傷」，但是，「我們自己不訴說可以，我們對歷史對死難的兄弟姐妹，必須有所交代。不管以後的變化如何，以前那一段應該有所紀錄。」是抱持著這樣的心情，紀剛執筆為文，想要「用文字印證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的一切」。

他的文學志業

說起《滾滾遼河》，只要成長於六、七〇年代者，幾乎可說是無人不知、無人不曉；不過或

許很少人知道，認真說起來，這本書的完成，前後耗費了二十多年，經歷四次改寫與重寫，幾乎傾盡紀剛前半生的精華，才得以定稿出版。恐怕也正因如此，方奠定其經典地位，成為「抗戰文學」的扛鼎之作。

1946年，抗戰勝利不久，為了輾斷紛亂如麻的情感糾葛，紀剛首先寫下了〈葬故人〉，描繪包括他在內的青年同志當時所面臨的困境，試圖以此埋藏故人舊事，走出感情的陰霾。這篇小說起初發表於《東北公論》，連載三期之後，《東北公論》停刊，作家也就此停筆。1949年安居台南，雖然生活漸次穩定，但一想到東北迭遭巨變、過去的奮鬥即將被另一個時代所淹沒，他便心有未甘，再次立志寫「大我的故事」；遂以〈滾滾的遼河〉為題，猶如記錄片般詳實刻畫地下工作的面貌，卻總覺得不帶感情的筆觸太過乾枯無味，遂自動放棄。

1956年，紀剛前往台大醫院小兒科進修，

「台大醫院的建築和遼寧醫學院一樣，讓我想起種種往事，不能自己」，於是，找來老同志吳尹生和後來成為著名音樂家的史惟亮一吐胸中塊壘。不料，老友不但未曾寄予同情，反而大澆其冷水：「談什麼真情一兩？簡直是愚蠢與狂妄！有人愛你的時候你渾然不覺，是多麼愚蠢？而一個人只有權力決定自己的愛，沒有權力決定別人的愛，你擅自分配了別人的愛，又是何等狂妄？」講到這裡，紀剛以他經常掛在嘴邊的那句話「革命誤我我誤卿」作為答辯；「在那個時代，做我們那樣的工作，你愛一個人，其實是等於害一個人；所以你要是真愛她，就要不愛她。」非常繞口的話語、非常複雜的心思，對紀剛來說，個人小我因著大時代而遭遇的痛苦和犧牲，絕不是愚蠢和狂妄；為了「向世上所有的人們申辯」，他第三度提筆，以感情故事為主體，以工作情況為陪襯，撰寫〈愚狂曲〉。

到了1965年，「五二三蒙難二十周年紀念會」上，紀剛對同志的今昔之比、時代的過去與現在，萌生了無限滄桑與奇特的感觸，受到這股刺激，他發狠用兩年的時間，在「病歷與稿紙齊飛的診療間」完成我們今天所讀到的這本《滾滾遼河》初稿；從原本的41章、45萬字，經過老同志們一一討論、研究、辯論、建議，最後刪減為36章、35萬字，1959年8月開始在《中央日報》副刊連載。作品甫發表，便受到熱烈迴響；據說在準備出版期間，書未上市，就被讀者預約至第四次印刷，由此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。

《滾滾遼河》在1970年由林海音主持的純文學出版社出版，二十年後，紀剛才又完成了第二本著作：《諸神退位》。這本書是他劫後餘生的思



紀剛與夫人、大女兒趙伊娜、二女兒趙一麗，彼時小女兒趙婷還未出生。（照片提供／趙婷）



覺覺團負責人羅大愚與夫人劉郁中女士。（照片提供／趙婷）

考結晶，也是伴隨著他寫作《滾滾遼河》而引發的自我詰問——國民政府何以贏了天下又輸天下？覺覺團青年的愛國情操由何而來？幾經摸索探究，他建構了一套「群我文化觀」，他說：「小我與大我合一，個體與群體共命，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神髓所在。」成長於五四年代，曾受新文化洗禮，紀剛卻說自己不是「打倒孔家店」的擁護者；相反的，他讚許孔子的學說，認為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核心，其中所含藏的溫良美善、王者仁道的精神，值得向全世界推廣。這也是為什麼他從醫生崗位退休、定居美國之後，並沒有過著安逸蟄居的退休生活，而是馬不停蹄地往來各地，演講、主持電視、電台節目，以「孔子的門徒」自居，宣揚中國文化。

他的此時此刻

旅居海外將近二十年，隨著年事已高，紀剛已越來越不克舟車勞頓之苦。今年六月初，他得空短暫返台，停留三個禮拜，又再度搭機回到太平洋彼岸的家。在他回台的這段時間，我得空便登門打擾，閒聊、訪問、錄音、錄影、拍照，還跟著他前往陽明山嶺頭山莊做禮拜。後來，趙婷更索性陪父親搭高鐵南下重遊府城，來到了台灣文學館，也回溯了他們過去在台南留下的足跡——當年趙醫生的「兒童專科醫院」，府前路16號、81號（現已改為107號）；開山路上的延平郡王祠，是紀剛散步、打太極拳的地方，也是他構思《滾滾遼河》的重要據點；西門路與府前路口，有作家記憶中的小吃攤、還有一間現已不知去向的「南台藥房」；健康路上的體育公園，則有紀剛與夫人每天晨起打網球的身影。最後，還去了德記洋行隔壁的「朱玖瑩

故居」，紀剛年輕時曾得玖公賞識，有緣締交往來，他知道故居剛翻修完工、對外開放不久，說什麼也想去走走看看，緬懷故人，順便提起他曾經寫過〈玖公一世紀〉這篇文章。

與前次回台僅相隔一年，趙婷不諱言地說，父親老邁的情況比起去年又更明顯了一點，忘性大，常搞不清楚晨昏日夜、東南西北，也常自言現在「提筆忘字，提事忘人」。即便如此，我所見到的紀剛，仍然是一條鐵錚錚的東北漢子，思慮不停，談興未減，不因年老而自棄、頹喪，總有創新的發想見聞。在他臉上，可以看到深思無語時的清明睿智，也可以看到自娛娛人的童心未泯；他的腦袋裡，彷彿永遠有挖不完的寶：方塊字的奇妙變化、文化人情義理的深掘思索、以及，深藏在心中的「《滾滾遼河》大解密」——他說，他一直想為讀者解開書中所蘊藏的「文學的祕、人物的祕」和許多人最好奇的「感情的祕」。

說到「感情的祕」，不僅讀者好奇，更是作者至深的牽掛。看過《滾滾遼河》的人可能都會被書中複雜的人物角色搞得頭昏眼花，但一定不會忘記在主角紀剛身邊出現的三位女性：孟宛如、黎詩彥、甄青，她們是紀剛的現實人生中確曾存在過的重要關鍵人物，也因此，只要在公開場合，作家總不免要被讀者詢問：她們後來怎麼樣了？到哪裡去？而你又最愛誰？一提起這些問題，老爺爺就彷彿回到英姿勃發的年輕時代，眼裡閃耀著動人的光采、略帶神秘地說：「其實，她們的命運早已鑲嵌在她們的姓名中。」原來，她們對於紀剛人生的意義，早在寫作之初便已經過深思熟慮，展現在他為人物命名的巧思——「孟宛如」意指「宛如（一場



紀剛訪文學館時，與李瑞騰館長合影。



台南之行，不忘拜訪朱玖瑩故居。



紀剛夫婦與小女兒趙婷。

春) 夢」，「黎詩彥」則代表「離失之燕」，提示其後來的不知所蹤／所終；至於「甄青」，實乃「真情」的隱喻，是紀剛情感最終之所繫，也就是後來與「趙岳山」共結連理、相伴一生的朱驥女士。

1920年 出生的愛國青年，如今垂垂老矣，但是，無論身在何處，他始終沒忘記七十年前東北人不願做亡國奴的心情，那份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，在「覺覺團」任務結束後、在對日抗戰勝利後、甚至是因國共內戰而丟了東三省不得不遠走他鄉之後，他都沒把它放下。寫《滾滾遼河》，為的是「不容青史盡成灰」、為的是「對死難的弟兄有交代」，留下地工成員的奮鬥歷程、紀錄同志們的犧牲和痛苦，不讓蒙難者淹沒在歷史洪流裡。作品以小說形式呈現，不免要讓讀者視其內容為虛妄；但即使到了現在，年事已高的作家對過往諸多生命經歷已不復記憶，他卻依然記得「覺覺團」負責人羅大愚如何再三叮囑：「要寫小說可以」，但是書中的「感情發洩由你，地下工作的紀錄萬不可失真。」回顧這部耗盡半生血淚、修繕改寫數次的作品，紀剛畢竟無愧於負責人的期待而能坦然說出：「書中所寫，都是真人、真事、真感情」。

現在的紀剛，走路很慢，堅持不要人攙扶；談話時閉著眼，卻把每個字都聽得一清二楚；言談之間，有俏皮的機鋒，也有充滿哲理的智慧。進過日本人的大牢，走過死亡的幽谷，如今，他喜歡說：「活著，就是勝利」。這樣的信念，支持他在餘生寫出《滾滾遼河》，也引領他從東北、而台灣、到美國，善盡一個「倖存者」的責任，見證時代的光明與黑暗，寫下光明與黑暗並存的時代。☒

府城講壇

人文心靈的跨越與回歸

07.10

司馬中原

文化的省思與檢討

07.24

曾昭旭

嘗試照亮感情的幽谷

08.14

王文興

《家變》例講

08.28

黃碧端

文學與城市

09.18

張曉風

「中文系背景的寫作人」能寫些什麼

10.16

鄭愁予

我的詩——仍坐在無終站列車上

11.13

席慕蓉

關於蒙古高原的迷思

12.18

黃春明

生活與創作

時間 2010.7.10~12.18 特定週六 14:30~17:00

地點 國立台灣文學館演講廳

台南市70041中西區中正路1號 No.1, Zhong-jheng Rd., Tainan 70041, Taiwan

Tel: +886-6-221-7201 <http://www.nmtl.gov.tw/>

指導單位 文建會
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

主辦單位 國立台灣文學館
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